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內則衍義　御製序　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啓晋

順治十三年八月壬寅

上仰承

皇太后慈訓製為内則衍義成書并為序文恭呈

聖覽序曰臣聞致治之道有大經大法以儀型乎邦國必有内治内教以模楷乎宮闈故關雎為王化之端乾坤居大易之首聖人垂訓未有不以門内為兢兢者也三代以前聖后賢妃肇修内治以致化行俗美具載典冊自非天佑至德孰能集貞淑之大成振古今之懿化

哉恭惟

聖母皇太后佐我

皇考興道致治

徽音雍穆

慈誨周詳有典有則興仁興讓允為萬世壼教之軌範

臣敬遵

慈旨蒐輯古來嘉言美行統成一編上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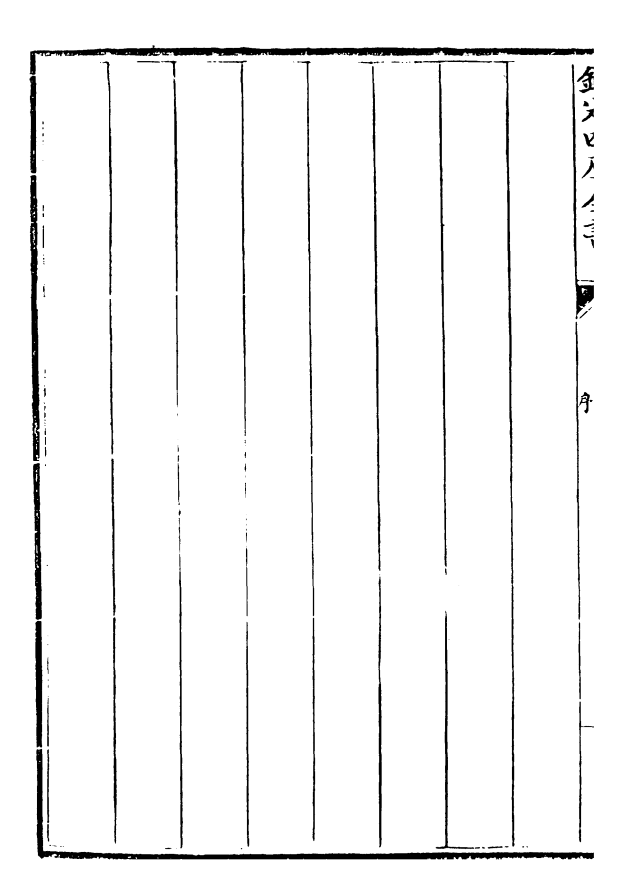
披閲下示來茲謹按内則所載皆閨門之内起敬起孝

興仁興讓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謂此乃王后世子所躬行心得而可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夫聖人言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言家正而天下定齊之正之其惟内則乎世傳后妃紀列女傳家範内訓諸書著作不少然未嘗原本内則而發明之夫豈所以尊經立教與今是書一本經旨而推衍之微而聲氣容色顯而言動儀文精而樂心養志粗而中饋女工所以操其心而檢其身者施諸一家無不宜

放乎四海無不準究其指歸有八要焉孝者順親之要其類有二事舅姑事父母是也敬者內助之要其類有五事夫勸學佐忠贊廉重賢是也教者昌後之要其類有三教子勉學訓忠是也禮者恃己之要其類有九敬祭祀肅家政定變守貞殉節端好尚崇儉約謹言慎儀是也讓者睦戚之要其類有四崇謙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是也慈者推恩之要其類有五逮下慈幼敦仁愛民宥過是也勤者修業之要其類有二女工飲食是

也學者取法之要其類有二好學著書是也每舉一類必證以聖賢經傳之言實以古今淑順之行所采事蹟貴賤不同而其道則同所引文辭深淺不一而其理則一闡明大指詮釋微文名曰内則衍義自禁壼達乎閭巷咸於斯取則焉必皆感發其性情漸摩乎理義廣教化而美風俗宫闈之嘉言懿行直與邦國之大經大法並垂不朽

聖母皇太后休聲盛德炳若日星永作則於萬世矣



凡例

一著書求其可法故博採正史加以斷論若流虹繞電等事雖稱祥瑞恐近荒唐皆不敢録

一道莫先於孝而女以夫為家故事舅姑列事父母之前封股割肝等事雖曰至情不可為例槩刪之

一内則為聖賢相傳之正經故每項俱用内則冠首正經無可採始引他書以証之然嘉言善行俱出十三經二十一史及通鑑通考等書稗官野史近

代雜刻者不録

一同為此類中間情節不同俱分疏詳解以便參觀

一守貞殉節二類其事甚繁其人至多故更加分晰守貞約二十項殉節約四十餘項

一賢后事多可學不憚詳引如漢之馬鄧宋之曹高向孟本傳所載分布各類庶文不重複而美無掛漏

子部一

御定內則衍義目録

儒家類

卷一
孝之道
事舅
卷二
孝之道
事父母

卷三

敬之道
事夫
勸學
佐忠
贊廉
重賢

卷四

教之道
教子
卷五
教之道
勉學
訓忠
禮之道
敬祭祀

卷六
禮之道
肅家政
定變
卷七
禮之道
守貞一
卷八

禮之道
守貞二
卷九
禮之道
殉節一
卷十
禮之道
殉節二

卷十一
禮之道
殉節三
卷十二
禮之道
端好尚
崇儉約
謹言

慎儀
卷十三
讓之道
崇謙退
和妯娌
睦宗族
卷十四
讓之道

待外戚
慈之道
逮下
慈幼
卷十五
慈之道
敦仁
愛民

宥過
勤之道
女工
飲食
卷十六
學之道
好學
著書

臣等謹案内則衍義十六卷順治十三年大
學士傅以漸恭纂仰邀
欽定冠以
御製序文以禮記内則篇為本援引經史諸書以佐
證推闡之分八綱三十二子目一曰孝之道
分事舅姑事父母二子目二曰敬之道分事
夫勸學佐忠贊廉重賢五子目三曰教之道
分教子勉學訓忠三子目四曰禮之道分敬

祭祀肅家政定變守貞殉節端好尚崇儉約
謹言慎儀凡子目五曰讓之道分崇謙退和
妯娌睦宗族待外戚四子目六曰慈之道分
逮下慈幼敦仁愛民宥過五子目七曰勤之
道分女工飲食二子目八曰學之道分好學
著書二子目考古西周盛運化起宮闈周南
始關雎而桃夭漢廣丕變乎民風召南始鵲
巢而采蘋采蘩其嫺乎禮教蓋正其家而天

下正天下各正其家而風俗淳美民物泰平
故先王治世必以内政為本也此編出自
聖裁併經
慈鑒端人倫之始以握風化之源疏通經義使知所
遵循引證史文使有所法戒用以修明閫教
永著典型以視豐鎬開基之治有過之無不
及矣班昭女誡以下區區爝火之明又何足
仰擬日月歟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定内則衍義卷一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孝之道

事舅姑

内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

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受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

謹按此言事舅姑之道也女子在室所受者父母之恩所奉者父母之教既嫁所受者舅姑之恩所奉者舅姑之教故盡孝之道無異雞鳴而起滌手濯口梳髮韜以黑帛而加簪又用帛束髮之根而垂其餘被衣加帶凡施於己之身者無不肅矣左佩拭器拭手

之二巾小刀及礪刀之石解小結之觿向日取火之金燧右佩針與藏針之管幷絲線絨線而藏於鞶袠二囊以及鑽火之木燧凡適於舅姑之用者無不備矣然後結香囊繫屨而往莅未至舅姑之所而具敬已如此及至舅姑之所問衣之寒燠而加減之體之痛癢而按摩之出入則先後扶持沃盥則少長侍奉且必請所欲而進焉其敬又如此夫婦事舅姑而無所不敬可謂孝矣然其要則在下氣怡聲柔色此皆

發乎中形乎外而不自知者茍非孝舅姑之心素篤於平日豈能矯飾於一時哉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又曰在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又曰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謹按凡婦之事舅姑也莫不欲孝而或至於逆莫不

欲敬而或至於怠皆起於適已之便而遂弛其孝敬之心今觀聖人所訓如應對進退周旋出入升降皆人所謂小節也而必不敢忽口之噦噫咳唾身之欠伸跛倚目之睇視鼻之垂涕寒而襲癢而搔人所謂常情也而必不敢恣以至舅姑所服之衣履所用之几杖所臥之衾枕簟席盛黍稷之敦牟盛酒之巵盛水漿之匜皆不敢慢即尋常之飲食苟非舅姑所餘亦不敢飲食豈復有適已之便而弛其孝敬之心者

乎乃知婦道莫不善於敢莫善於不敢充其敢之心則凡犯上亂家之事無所不為矣充其不敢之心則凡敬上宜家之事亦無所不盡矣是故婦道貴柔而惡剛也

禮記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謹按古禮娶婦之明日婦沐浴執贄以見舅姑所以

成為婦之禮盛豚肉於俎以饋舅姑所以明婦之當順又明日舅姑共行饗婦之禮所以著傳代內治之意其重之者至正其責之者深葢內治之道順則和不順則悖順則理不順則亂自上及下未有和理而不昌悖亂而不敗者且深思傳代之意今日為人婦者異日即為人姑我以和理創而後之為婦者皆師其和理焉其家雖百世不替可也我以悖亂創而後之為婦者皆師其悖亂焉其家雖一傳而覆可也奈

何狃目前而不計長久乎

詩思齊之首章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謹按周太王之妃曰太姜生子王季娶摯國任姓仲女生文王是為太任太任能盡婦道以事其姑太姜故詩人美之既稱其敬又稱其愛凡婦之事姑不本之於敬則雖愛其姑而易至於狎不將之以愛則雖敬其姑而易至於疎惟太任敬而且愛則必能深得

乎太姜之心矣事太姜如此事王季可知夫以諸侯之女嫁為諸侯之妃處富貴而克盡婦道其育聖子開丕基不亦宜乎

漢曹大家女誡曲從章曰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冝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

憲曰婦如影響焉則可賞

謹按漢班彪女名昭嫁曹壽賢而有學和帝嘗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尊稱為曹大家作女誡七章此章則訓以曲從舅姑也大家謂為婦者固當得夫之心尤當得舅姑之心凡物有恩深而不得不離者亦有義重而不得不破者夫雖愛其妻而舅姑惡之則必至於恩離義破矣故必曲從舅姑以得其心無論姑言是非有順從而無爭抗若女憲之書所

云婦之順姑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則受其賞愛必矣此葢曹大家恐婦人任已見而抗舅姑故以曲從為誡其所謂姑言之非者不過偏執任性之類非誠大悖於理也若果大悖於理則禮有諫親之法豈可順從非道以誤舅姑哉

漢明帝為太子時伏波將軍馬援女年十四選入太子宮承光烈陰太后禮敬飭備明帝即位有司請立后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其人也遂立為

后

謹按后妃自周而後惟漢明德馬皇后為備美乃史所首稱則在承事陰后禮敬飭備豈非為婦之道以孝姑為重哉孝之發乎外者為禮孝之存乎中者為敬禮與敬咸飭備焉則儀文之閒既無一節之或鈌心志之内又無一念之不誠葢得諸學問者深而不獨生質之美矣陰后之擇婦以德馬后之承姑以孝誠皆宫闈盛事可為後世法者也

唐高祖太穆竇皇后父周上柱國毅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為女子時隋受周禪后哭自投牀下曰恨我生不為男不能救舅家禍毅遽掩具口曰毋妄言然甚奇之畫二孔雀屏間曰射中者許婚中者以十數而毅私念必中目乃許高祖最後入請抽兩矢射兩目皆中乃歸高祖時元貞太后老矣素羸有疾而性嚴諸娣姒皆畏憚莫敢前侍后怡謹盡孝養至淹月不釋衣履太后安之

謹按一代之興必有賢后佐之觀唐高祖射中畫雀兩目而婚竇后豈非天與后為女子時深痛隋之取周葢英毅有大志者乃事元貞太后又何其婉順也志不大不足以贊開國之謨心不小不足以盡承親之道唐高宗而下後宮頗有才慧而反以致亂益信婦道以孝謹為本寧德勝於才可也

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隋左衛將軍晟女也太宗初為秦王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內結高祖諸妃日夜譖

懟后事高祖盡孝謹承諸妃嬪深自遜抑以消釋嫌猜

謹按唐太宗為建成元吉搆害長孫后不贊剪除而閫消釋上則孝謹以事高祖下則謙抑以承諸妃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可謂曲盡其道矣

宋英宗宣仁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女也后仁明有至德動循禮法事光獻曹太后忠敬竭婦道帝疾病兩宫有違言后益祗敬諧合卒以調和

神宗憲肅向皇后河内人宰相文簡公敏中曾孫女也

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皇太后命葺故慶壽宮以居辭謝曰安有姑居西内而婦處宮東者乃即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

哲宗孟皇后太尉都虞候元孫女也年十六選入宮婉順敦懿太皇太后及向太后皆愛之教之女儀太后手詔言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既册立為皇后太后謂哲宗曰天子得賢内助於國家慶非細也高宗時尊為隆祐太后誕辰帝張宴宮中前上壽歡甚太后忽

泣數行下帝請故后慨然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為姦臣所詆誣雖詔下明辯而國史未有定後世何知焉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上帝聞之悚然明日命范冲更修神宗哲宗實録諸姦詆誣狀畢露本太后發之也

謹按宋世賢后曹高向孟皆以母儀著然考其婦道率孝謹恭淑曹后之立不及事真宗三后高后祗敬諧合調和英宗母子之閒向后以太后處西内為婦

者不敢處宮東孟后以婉順敦慤得高向兩太后心

又為高太后辯詆誣定信史皆孝姑之大者由是觀

之安有不能盡婦道而能隆母儀者哉宮壼之内得

賢甚難宋獨四世繼美姑作之婦述之内治如此宜

其國運之昇平而風俗之醇茂也

隋蘭陵公主高祖女也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愛之年十

八適河東柳述謙順修婦道事舅姑甚謹有疾奉湯

藥必親

唐襄城公主太宗女也適蕭鋭性孝睦動遵禮法帝勅諸公主師馬有司請為營別第樹闕如制主辭曰父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宫則定省闕焉敢即安乎帝悅命即鋭第門列雙戟表焉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適柳潭安禄山陷京師姑寧國公主方嫠居出走主棄三子以馬載姑與潭徒走從行日百里潭躬薪水主躬爨以養

岐陽公主憲宗女也有美質為帝所鍾愛謂宰相曰我

嫡女及笄矣賢願得佳壻必不與豪貴人宰相李吉甫進曰先司徒杜佑有嫡孫名悰始冠端而文臣嘗為司徒吏習服其家法可配也帝立召見悰與語悅之授殿中少監以主適悰杜氏故禮法名家主婉順奉上屏息拜起同家人子禮二十餘年後姑寢疾主旦夕侍奉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不進比喪莅哀毁特至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母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邽人靈龜出為哀王後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甚謹凡珍美非獻不先嘗

謹按隋唐家法皆不足稱乃蘭陵襄成和政岐陽諸公主及東光縣主楚王妃並以孝謹著於史冊夫世俗仕宦之女或自恃門第不能致敬舅姑乃生自帝室而修禮惟謹誠賢矣哉若憲宗愛女不欲與豪貴人而與禮法之家此亦帝王擇壻之法也

宋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附馬都尉李

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遵勗父繼昌生日主以舅姑禮修謁帝聞咨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

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

謹按凡婦之於舅姑尊卑一定惟公主下嫁往往待婦之禮失於崇事舅姑之禮失於降相沿成習久矣乃荊國公主之事舅信國公主之事姑修婦道惟謹

葢其時中宮淑順相接所以化誨之者有素而二主則率教之尤著者也

周女宗者宋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娰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以不去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妬為之首吾娰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養姑愈敬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漢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敬愛愈固紡績織紝以養姑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受嚴命而事夫夫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且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

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
殺其父母懼而止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餘終盡
賣其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大帝賜黄
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謹按子養其母婦養其姑同心合力以致孝猶懼其
缺焉今女宗之夫為官守所覊孝婦之夫因戍役而
出以婦人而獨任孝養斯已難矣乃女宗不以夫之
他娶而改其心孝婦不以夫之既歿而負其諾不尤

難乎觀其所言一則曰貞曰順是坤道也一則曰信曰義是常德也皆聖賢大道而二婦有合焉宋君漢帝表揚而優異之其知風化之要哉

漢姜詩妻龎氏廣漢人詩事母孝妻事姑尤謹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以共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妻止旁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自以其意遺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恩養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死妻恐

姑哀傷不敢言托以行學寛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
呼隣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
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供鄉族稱孝赤眉經詩里弛兵
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饑盜遺詩米肉受而
埋之後察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卒官人祠祀之

唐唐氏山南節度使崔琯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
無齒唐事之孝謹每旦盥櫛拜階下畢即登堂乳姑
以為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宜言無

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動後琯昆弟子孫果殷盛人頌以為唐夫人之遺云

宋徐氏靜海人天章閣待制施昌言妻也七歲喪母哀甚欲自投水火為父兄抱持而止事繼母以孝聞歸施氏事姑謹紉縫烹飪必飭早暮寒暑飲食必時姑亡哀毁得疾踰年而後能起

宋周氏進士戚如圭母也婺州金華人生七歲喪父屬睦寇亂母提匿林藪間以全亂定喪其母時祖母老家

人懼傷其意撤几筵而周與伯娣食必祭見者為涕下

已而歸於戚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周始盥

饋則說之行止召與俱時不樂小大側足傍睨不敢前

周羞甘鮮伺顏色時共之高夫人輒為之舉箸已高患

風痺周與俱臥起扶侍終其身

明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

其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

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

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終既塟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已里人稱爲孝婦詔旌表其門

謹按百行莫大於孝然考之史傳婦之殉節者不勝書而致孝養者述甚少豈非以爲閨閫之常事與夫捐軀者一旦之激烈固爲甚難奉養者終身之敬謹亦何容易即如此數婦者家之豊約遇之貴賤境之逆順未嘗齊而孝思之醇篤則一也傳之言孝曰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承親之心如是其微盡孝之道如是其久非具至性其孰能之數婦洵可風已

宋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甄甫三歲父憐其少改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豸婚之夕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隋覃孝婦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死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死貧無以葬覃紡績傭賃

十年塋八喪詔表閭

宋司馬公沂妻李氏陜夏縣人也年二十八而寡遺二男一女幼一子及女尋夭父母欲奪其志誓不可惡衣疏食勤苦自守姑李老病臥一榻扶然後起哺然後食李左右奉養無小失其志比歿終不懈

宋進士朱申妻郎氏湖州安吉人朱官浙東卒郎護送還至玉山世亂道梗留居之豪柳強委禽不許夜棄喪奉柩去柳邀之道中以死拒得免抵家養姑謹姑病禱

天刲股肉進啖而愈姑卒以毀聞元大德中表門
元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沒斷髪誓不二事姑孝姑病風
失明聞人手滌溷穢時時舐其目目為復明姑卒與子
親負土壟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人為之語曰欲學
孝婦當問俞母
元白孝婦太原人夫慕釋棄家去為僧白年二十留養
姑不去服勤織紝以供姑九十餘卒竭力營葬畫姑舅
像祀之終其身

元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嘆麤糲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急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明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太初故元時為知印

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戚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又為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刲股肉和粥以進姑復蘇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哀號不能歸事聞太祖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歸葬

旌其門復其家徭役

謹按婦以夫為天失其所天形影相弔而矢氷霜之操秉金石之志斯已罹人生之極艱矣乃更上奉衰親下竭孝養豈易勝任哉今觀諸節婦皆處貧困遘險難而孝養未嘗少懈為之姑者或享高壽或愈危疾或明瞽目孰非其孝心所致與夫壽算之修短在天疾病之安危有命乃婦人女子之精誠能感格而轉移之甚至反風却火然則天也命也一心而已矣

唐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而入家人悉奔竄唯姑老獨在堂盧冒白刃擁抱姑不去為賊捶擊幾死姑以得全賊既去家人問曰羣賊兇横何獨不懼答曰人之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比隣有急尚相赴救况姑在而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宋譚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永新趙抱嬰兒隨其舅姑逃匿文廟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

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從吾舅吾姑死耳豈願生哉遂遇害血漬文廟兩楹間入甎為婦抱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鍜以熾炭其狀益顯

元湯煇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去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汙

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謹按此皆婦為舅姑死者也子於父母以天合婦於舅姑以人合居安處順盡孝致養亦足稱賢況乎遇患難罹兵刃而以舅姑之故舍生取義豈可多得哉盧氏趙氏張氏捐身以救舅姑而舅姑獲全盧氏之不死天幸耳趙氏從舅姑俱死血留廟甎久而不滅為千古奇蹟其舅姑亦可無憾於地下矣

宋麗水林侑妻周氏侑子江妻徐氏周知書奉道法夫

卒奉姑謹主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竄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死周與徐避地東山聞變間行往迹之又遇盗時周既老矣盗麾之去而追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周默禱神寇忽若見有負囊橐行者急持戟趨奪之婦得脫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在焉兵退求江尸得之而家毀燬舍宇以居困甚或說徐再適徐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兒

何忍棄之兒幸成立與曰持酒酹先塜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兒稍長好學娶潘氏故富家女荆釵布裳提甕出汲奉祖及姑盡孝徐晩攖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後定老舉元延祐進士爲秘書丞得贈父母如其官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一

元尹氏楊氏皆瞿婦也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没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

為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何獨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鄉繼殁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姒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養姑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謹按節孝之婦得一人焉已足為家之光世之法乃林氏則姑婦三世翟氏則姒娣兩人誠美行聚於一

門矣昔孟子稱人性皆善即婦人女子未有不稟貞淑之性者特無所觀感遂為習俗所移耳今觀兩姓孝養之道姑作于前而婦繼于後姒倡其美而娣踵其芳然則處閨房之中有表率之任者何可不盡孝以立訓哉

御定內則衍義卷一

御定內則衍義卷二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孝之道

事父母

內則曰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又曰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

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謹按女子在家從父故當以父母之教遵而守之為先當雞初鳴而盥漱櫛縰笄總衣紳與夫所佩之無所不備問父母之寒燠痛癢與子之事父母者無以異其抑搔之必敬也扶持之必敬也問所欲而進之必敬也載於事舅姑者甚詳未嫁之際莫之敢忽即一奉席亦必請所鄉將更卧處又必請趾之何從韜衾枕之必以親身其詳而不自專如此唾洟所關甚

微必令之不見於人浣濯補綴其工甚下且在在加
虔其勤而不自逸又如此事親之道豈不備哉
又曰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
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又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
羞辱必不果
詩小雅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謹按女子之道愛敬本諸父母不特非不當有即善

之可儀而象者亦不可自以為有惟於中饋之酒食詳悉周至如内則所著者慎而修之以無遺父母羞縱至父母既歿仍持此無父母詒罹之心為善則父母有令名為不善則父母有羞辱終其身惓惓翼翼不敢稍忘乎父母者即女子事父母之極則也

詩周南葛覃三章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春秋莊公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

謹按凡諸侯之女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所以展孝也文王之妃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婉轉以致其詞樸素以將其意尤德之厚而人所難者周家八百年雍穆之化始於閨門故關雎以美其始又葛覃以賦其事修身齊家豈無所本而致此哉降及春秋杞之伯姬獨以賢德為聖人所予特書曰來所以問父母之安是禮得其正而心全乎孝者

詩邶風曰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

彼諸姬聊與之謀

謹按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夫禮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兄弟其同氣何以有歸寧父母之禮而無歸寧兄弟之禮乎葢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私故凡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閨門之內所可與同坐而

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殁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誰為之王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此衛女之思歸而究不能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東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女孫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為剪髮年高目冥誤傷額血出后忍痛不言侍者怪之問何得無痛后曰非不痛言之傷大人心故忍之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問難母常非之曰汝寧當應博士舉

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父卒哀毀三年不食鹽菜

宋陳國大長公主仁宗長女也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宣仁聖烈皇后所生神宗時雖下嫁左衛將軍王詵每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俱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

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

徐國長公主神宗幼女也欽成皇后所生始封慶國公主及笄猶處聖瑞宫侍母疾晝夜不覿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逮疾革號痛屢絶左右不忍視崇寜三年下嫁潘美之曽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後追封賢静長帝姬

謹按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我身生自父母昊天罔極男女奚辨而所

重在從夫家庭之事遂有不得自由者然竟借此弛其孝順豈不愚哉鄧皇后美行多端而自幼所志便卓然超人意表祖母翦髪傷痛而不言母非其問難即勤勤婦業而不忍再拂其訓是真以父母之心為心者至於仁宗長女乞以身代英宗二女戀親尤切神宗幼女侍奉獨周抑豈有所矯強而然乎處豐厚而不移惇養之心當下嫁而愈壓膝前之戀豈非千古所可奉行者哉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造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禄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膰故不勝𤕤糵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死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謹按一女子之微能救父命且言詞温柔有體可稗風化晏子言於其君而赦之亦可謂能體下民之隱

者矣

西漢緹縈臨淄人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父有罪當刑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恃於是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言妾父為吏齊中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没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為免父死因除肉刑

謹按上書雖非女子所當為然感於其父當刑之痛

心隨至京師能以奏疏感動文帝是百姓之所難而女子更難文帝不特免其父之死而并除肉刑下以誠訴上以誠求刑措之風比於成康其仁愛又有出人意想之表者若後世叩閽上訴而託言訟寃豈得援此例哉

隋劉昶女河南人適長孫氏之子昶與文帝有舊以其子居士恣横破其家産昶奉養甚薄女時寡居㑹昶如此每歸寧躬耕紡績以致其肥鮮後居士坐告不遜誅

昶亦下獄女每親調飲食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而進之獻欷嗚咽見者酸鼻及昶賜死於家詔百寮臨視時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禍情詞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帝聞嘆曰吾聞衰宗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唐趙氏女山陽人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耶否則請與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圖以報

即截耳自誓侍父病卒不肯嫁

謹按劉昶之女能以孝動文帝之歎息趙氏之女能以孝免罪父之性命總之情極其至則法有不可以常例拘者甚矣孝不可不重也

吳荀崧小女名灌幼有奇節崧任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千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

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濯之力也

北魏王廣女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害女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耶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不即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耻乃自殺

謹按武勇本丈夫之事而婦女從柔故不出閨門者女子之行也然義憤所激則往往捨生而不顧至於越城求兵且戰且走欲誅反賊以塞大耻雖志之得遂與否不同其英烈有不可磨滅者矣

唐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為鹽城丞歸喪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大歸侍其父疾寂聽之既歸事父母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没毁不勝喪被髪徒跣身負土作塚廬其左

寒不綿纊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葢其感也詔表世孝門

宋李女者建寧蒲城人父無子母病慟欲絶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寇陳良委禽馬女斷髮數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道

謹按女子之於父母本屬天性雖終其身以事夫為正而念及家貧親老奉養無資則情有不能不徘徊

者劉寂之妻以既嫁而辭歸鄭全之妻以未嫁而盡孝一則拮据墳墓而女同其孝一則斷髮求死强者不能奪豈不凛凛乎百世之憲哉

明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為壻康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康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弟不可再得也母嘗病康嘗糞夫早没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謹按女道事夫而此獨事父母女性多依母而多忌

此獨勸母納妾人未有不愛巳之女者乃舍其女以乳弟亦人情之所難也

東漢梁夫人嫕梁竦女樊調之妻孝和帝之姨恭懐后之同産姊也恭懐生和帝梁氏相慶竇后怒乃誣梁氏殺竦家屬徙九真及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天子感悟引見稱梁夫人擢樊調為郎中改塟恭懐於西陵追封竦為侯徵還家屬

酒泉龎淯母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

弟三人俱物故讐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福禄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謹按女子從夫固天下之通義而終身不忘父母則其本懷也梁夫人之鳴寃趙氏女之復讐皆烈烈足嘉者

唐謝小娥者洪州人為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為盜所賊死小娥痛欲赴江自沉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離析為十二字曰車中猴門東草禾中走一日夫持問内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曰謹信自效儕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㽔藏委

馬小娥見夫與父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伺便發一日蘭出剽還盡集羣偷來分贓共釃酒為樂醉卧不知人小娥閉户拔佩刀斬首因大呼鄰保來捕賊遂禽春言之官得贓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為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謹按以女子而報父與夫之讐已為古今所少謝小娥乃能苦心訪問畢已代傭能使申蘭倚信而不疑

呼鄰里而同擒衆盜有才有智豈復當以女子目之乎刺史嘉其烈而觀察使不為之請於朝非推諉不任其心必有可疑夫柔貞之道持之久則武畧出焉孟子曰志壹則動氣獨奈何為丈夫反出女子下也宋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有操親黨有婚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死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饒忍人也億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竒劾之楊言與女同榻

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為坎縛母子其内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垂絶者屢矣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清潔表天日奈何受此汙辱必母自汚吾今死將訴寃於天言訖絶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若有猿墜其前鷩寤呼吏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有殺人者袁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

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死纔數日郡榜所居曰孝感坊

謹按嚴刑之下何求而不得以如此清白之母與女而遭此酷吏深為可痛然推其所以酷暴之故必羨心典庫之資是以大貪大酷原相終始迨至地震雨雪勘官始知猛省而罪人斯獲天道昭昭可不畏哉而在張女貞烈之性則止知有母而罔恤其他也

隋王孝女名舜趙人父子春被從兄長忻夫妻所害無子時女甫七歲與二妹寄食親戚家及笄不肯適人與二妹中夜持刀入長忻家殺其夫婦以告父墓門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之特原其罪

唐衛孝女字無忌絳州夏人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復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

州縣以禮嫁之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元基所殺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撫之能自立教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有司言狀論死女請代弟高宗憫歎并免之徙洛陽

程氏女德輿人肅宗時女之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後以計脫告於刺史顏真卿捕磔於市女剸其肝心以祭其父兄宋程迥取春秋復仇之義表之

曰程英孝烈女

謹按貞義所激能復其仇而且求為先死卒至明君賢士感歎而赦之表之如王孝女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姊妹爭為謀首衛孝女抵覺而殺衛長則唐太宗免其罪賈孝女救其弟伺元基而殺之而請代弟死高宗從之洛陽至程氏則隱忍於盜者十餘年卒以計脱程迴取其合春秋復仇之義若此等者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西漢郝聖姑字女君其父年四十無子惟生女君及笄欲嫁之女君曰無昆季脩養一旦適人反貽其憂堅辭不許事父母多有孝行

東漢張雨壽張人張明之女早喪父年五十不嫁有弟二人雨教之讀書為之娶婦縣令謝吏吾請于上復其家

吳浣紗女永嘉人居厘川莫知姓名家貧踰笄不嫁事母孝常紡績為養人每見其夜浣紗而旦成布易以供母及母卒遂抱石自沉里人為立祠并建浣紗坊以表

之

齊陳氏三女會稽人也陳無男祖父母年八十九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庵舍居墓側

唐李氏女汴人年八歲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哀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營葬具

州里送葬千餘人廬於墓蓬頭跣足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旌其門閭

鄭孝女兖州瑕邱人早喪母父神祚為官兵死於慶州終鮮兄弟女年二十四即剪髮毁服護喪還鄉與母合葬廬墓下初許嫁李元慶至是謝不嫁大中時詔旌其門

蕭氏女父歷為撫州長史父母俱卒蕭年十六與女弟毁貌載二喪歸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戰馬山舟人委

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而葬朝夕哀臨人高其行或請婚女曰有能為我致柩葬故里請事之高安尉楊含為載二喪歸蕭乃釋服而嫁楊氏

元馬英河内人父與二兄繼没英獨事母及二寡嫂甚謹母没負土為四墳手植松栢廬墓終身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年九歲聞術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即啼泣請禱誓不復嫁終身茹素祈延母壽母後年八十一卒詔襃異之

金良女鄞縣人名汝安父母多疾汝安侍養惟謹及笄大家爭求聘汝安自謂父母老且病雖有兄弟馳驅門户朝夕之養奈何自是絶葷茹素夜焚香籲天祈親壽後父母俱八十餘而没汝安居喪六年遂不復嫁鄉人以孝稱前太史危素為之贊

謹按此皆以不嫁而養其親者蕭氏因揚載其父母之喪而歸始釋服而嫁之猶然不嫁之心也

齊屠氏女諸暨東涔里人也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

隣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死守墳不嫁

梁羊氏名淑禕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父喪哭輙吐血母嘗有病淑禕終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

君曰若母無恙今洩氣在亥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宋焦花女定陶人母病思食鮮麥時隆冬女哭於郊其麥即穗取以奉母而疾愈

謹按屠女為人療疾淑褘得方療母焦花哭於郊而麥以冬穗誠孝所召神為之通葢如此

齊永興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死伏屍哭涕盡以血其少妹娥舐其血而左目遂明人以

為孝感

元張氏女廬州人嫁為高屋妻母目喪明女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以狀聞褒異之

謹按此皆親目久盲忽焉以孝女而愈者

梁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為虎所攫女啼號執虎尾行數里不舍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旌表其門

唐張氏二女歙人與母程氏登山採桑母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舍去母獲免刺史劉瓚為復其家表其

鄉曰孝女

南唐聶氏當塗貧家也年十三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女持刃跳登虎背抱虎頸極力剸之虎奮擲咆哮而斃女走報家收母屍葬之

宋彭氏女年十九從父入山採樵父為虎所攫女挺身亂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仍命有司歲時存問

盧氏女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為建

祠於永寧鄉至理宗朝封曰孝祐

元王氏女建德人至大間其父出芸舍傍遇豹為所噬

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

腦殺之父乃得生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父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

往汲澗水久而不返俄聞覆水聲亟出視之則虎啣其

母姚倉卒往逐即以手毆虎脇隣人因執器械以從虎

乃置之去姚負母歸求藥療之得不死

謹按此皆親為虎豹所噬而能捨身以救之者

東漢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悲痛號哭晝夜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餘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曰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郡縣表上為立碑圖像其形焉

曹娥上虞曹盱女也盱以五月五日弄潮而死娥年十四哭於江邊即投江死越數日負父屍同浮水面上虞令度尚上其事於朝為立廟祀之

唐饒娥樂平人字瓊真生小家父勣漁於江溺死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雷電父屍浮出鄉人具禮葬之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

謹按此四事皆痛父之水溺而舍生者數日之間共

父屍而同浮水面其孝感鬼神之靈驗如此則生前之孝養可知矣

北魏盧元禮妻李氏趙郡太守李叔允之女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絶追母卒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毁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絶類也李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勵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齊佩任羊緝女也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唐楊紹宗妻王氏在褓而母亡繼母鞠愛之父征遼沒繼母又卒王年十二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沒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版築哀感行路因賜物百段并粟以旌表門

謹按正天下以敦風俗為本敦風俗以謹門內為先親死而至滅性豈不過甚然婦姑勃谿箕帚且有德

色索奩治裝比比皆是固女則之不嫺實父母訓廸之未當故取此為養女者知所鑒云

宋朱娥上虞人朱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媪里中惡少朱顔與媪競持刀欲殺媪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得脫女被數十刃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董楷為娥立像於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唐盧甫妻李氏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為蘄令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

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
贈李孝昌縣君瀾渤皆贈官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李正已及納拒命質其妻子
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元佐納屠其
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
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
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
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謚曰愍

宋詹氏紹興初淮寇破蕪湖女年十七歲賊至欲殺父兄女趨前曰妾雖窶陋願事將軍以贖父兄命賊從之釋父兄縛女隨行數里過市東橋躍水死之

謹按此皆其親遇賊而能捨身全節者夫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固父母必至之情然自能食能言即約其德於寬裕慈惠溫良恭敬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於宗室雖既嫁而敬不弛於師傅其蒸諸理義者深父母之恩何可忘哉今詳錄事父母之道或上書於

其君或請見於其相辯究抑救危城延宗枝廬卭隴復仇讐於數年之後矢貞亮於羣雖之中甚至不嫁終身且棄其身於水於虎於賊可不謂天衷之獨摯歟凡以見聖人之教天下始閨門而逹邦國曲成若是其不遺也若夫刲股封肝其行過甚豈可訓哉先賢有言曰貞烈自具正理孝養亦其本懷今後有毀肢體而求全親者匹婦無知不在旌表之例嗚呼此言盡之矣

欽定內則衍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內則衍義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啟晉

御定內則衍義卷三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敬之道

事夫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

又曰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内則又曰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謹按五倫之道何處不當致謹而乃始於謹夫婦者何夫婦以人合者也結兩姓之歡而行百世之緒嗜好既動始進以謹尚恐有流於非禮者況始進不以謹者乎語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故十五則笄所以

學為人婦也二十而嫁婦德婦容婦工婦言習之無所不備也母仍訓之以必敬必戒則凡上恭祭祀仰事舅姑所以備體夫子之心者無所敢弛即楎椸篋笥各有分具枕簟猶必襡而藏之翼翼乎弗之敢專也是女子事夫之正道也

書堯典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謹按以天子之女下嫁於耕歷山之有鰥據師錫之

言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則閨門之内真攷証品行之大樞機即孝弟如舜恐猶有不可知者二女之所以承事瞽瞍當於此益勤舜之所以使二女各得其宜者於此益盡聖人所為人倫之至也

詩大明二章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又五章六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謹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與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商之功也始則太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繼則太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太姒之德可以配天下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于是乎始其禮盛其光顯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太任天實命之非

人所能為也篤生武王順天命而克有天下天實佑之又豈人所能為哉原周之成大功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因王季文王德格天一代之興豈偶然歟

詩周南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謹按文王化行南國而肅雝始於宮中當其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人見其幽閒貞静故作是詩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于河洲之上此窈窕之淑女豈非君子之善匹乎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别者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憂思極於輾轉反側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開王道之端故歡豫達於琴瑟鐘鼓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漢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静乃可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道所以四達而不悖也

詩召南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謹按此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而作詩以美之也

詩鄭風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又齊風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謹按婦人之事其夫也以持家為本以勤敏互相儆惕為先鄭小國耳猶有賢夫婦之警戒弋鳧鴈而歸

來和滋味而調琴瑟其敬而且和可以槩見齊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恐其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夫小民之妻尚能却逸欲况其上馬者乎諸侯之妃尚能儆朝會况有天下者乎

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毋皇甫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燭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曰賢女有大貴之表乃為天地毋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帝聞之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椒庭

之中以國舊制相為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謂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

謹按事夫莫大於生子生子莫要於建儲故太子者家之冢國之本名分既尊諭教復早則天下咸有所托而心不二魏制生太子者其母賜死或一時與政

惑宮掖訛傳皆不可知胡后獨能毅然自主念冢儲之為重雖身隕而不辭豈非專以國家之事為事者哉事夫莫大於此矣

漢司馬遷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

曹大家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禮八歲始教男讀書十五而志於學矣女獨不可依此為則哉又曰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

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静有法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又曰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内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

謹按閨閫之內大之則天下治亂所關遠之則社稷興亡所係司馬遷所言何其凜冽而方嚴居室之倫嘶辱生於褻狎恩愛全於敬慎曹大家所言何其周祥而慎重彼有所恃而驕其夫與無所坊而縱其欲嗚呼亂之所生也則婦人以為階可不戒乎哉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適河東柳述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既許之後乃

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晉王稱
帝即位述徙嶺表且欲主與述離絶主以死自誓不復
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
子欲與之同徙耶王曰先帝以妾適於柳家今其有罪
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伸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年
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嫣不言
傳芳往喆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
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

薄朝野傷之

謹按古人制禮獨婚姻號之曰嘉美德相成勢分皆所不論故臣民淑女作配君王帝女王姬不辭下嫁蘭陵公主為文帝之女煬帝之妹生長富貴乃能天性專篤固不恃勢分以驕其夫家且矢志終身甘同患難從嶺表而不移乞葬骨於柳塚情切義摯實人所難而生死各天竟從薄葬是不幸而不得盡事夫之願者夫至不得事而事夫之心愈明誠哉以美德

相成者矣

東漢梁鴻妻孟光擇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光市作布衣麻縷諸汲作織績之具以行始嫁以裝齋入七日而鴻不答光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今而見擇敢請鴻曰吾欲葛裘之人與俱隱今衣繡縞傅粉墨豈鴻所求哉光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真吾配也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

詩書彈琴以自娛每食妻必舉案齊眉

謹按家人利女貞若孟光之布裙操作舉案齊眉飄然富貴功名之外可謂貞潔自好矣奢則不遜約則鮮失即居室細微之間皆無之敢忽是事夫者所當法也

勸學

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謹按此明係王制之文何以重見内則聖王在上天下無不學之人即無不勸丈夫學之婦故取為婦人勸學法

漢樂羊子妻亡其氏羊子從師受學一歲矣來歸妻跽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也妻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出於蠶繭成於機杼累絲而寸累寸不已丈疋乃成

今而斷斯織也捐成功而稽日月將焉用之夫子績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於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終業七年不返

許升妻呂氏字曰榮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時勤養姑數流涕勸升修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可離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

宋蘇洵妻程氏眉山人好讀書識大義洵少豪不悦學

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為生程曰君茍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鬻之治饘飴而洵得篤意於學

謹按家道以婦人為內助而內助莫大於學樂羊之妻激之以斷機許升之妻感之以不忍離蘇洵之妻且渠渠焉為之治生以資之也是皆深思遠見力却燕私之好者可不謂之賢乎

佐忠

書益稷篇禹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謹按禹承帝命而平水土胼手胝足勞瘁極矣娶塗山氏之女方四日即出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聞其子之泣亦莫之遑子之也可謂臣道盡忠之大者然後世皆稱塗山氏之賢佐助之功豈可泯哉

詩秦風小戎三章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謹按此襄公上承天子之命往征西戎從役之家人

先誇其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興師雖婦
人亦知當勇於赴敵而無所怨者
周邱子妻益人有伐益而滅之者令於益之羣臣曰敢
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死既歸其妻
謂之曰吾聞戰而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
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亡於身何忍以歸邱子曰吾固
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妻曰曩曰有救今又何也邱子
曰吾非愛身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

君妻曰主辱臣死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又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游先交游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節無事君之禮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遂自殺伐者賢之祠以太牢葬以將禮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葢君子謂

益將之妻潔而好義

北魏梓潼太守茍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率勵守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備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守城人斬之及其黨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會益州刺史傅豎眼率救兵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奏聞

武功縣孫道温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周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務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文皇帝大統六年贈道温岐州刺史趙安平縣君

唐高獻妻秦氏獻為趙州刺史默啜攻州城陷獻仰藥不死默啜欲降之獻視秦氏秦氏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冦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且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廪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頼謂宜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如其言而守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勝死於牀也侃遂登城卒退賊詔遷太平令

宋馬氏者下邽李好義妻也好義為興州正將吳曦反

將攻之拜決於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生死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氏門户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

雍氏昌州人宋池州通判趙卯發之妻元兵渡江卯發攝州事知不可守與雍氏訣令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遂同縊從容堂事聞朝廷贈卯

發官待詔謚文節雍贈順義夫人立廟有司歲以三月望日致祭

金金玉妻寧晉人玉署元帥府監軍時武仙叛遣人齎誥命誘玉妻妻拒曰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耶仙怒圍之數匝殺其子寧壽

謹按朝廷以高爵厚禄養天下士固欲得忠義之報至婦人女子生自閨門則未之有責焉然真性所激每至死生之際較之丈夫更為凛凛豈非從一而終

其矢諸幽獨者久耶乃守貞殉節另彙成帙此專以佐忠為準者佐忠尤婦人女子之所難也羽書旁午孤城斗絶呼援兵而不應餉士卒而無貲或其夫幸而脱歸或其夫出而告訣或心變於偏裨或身傷於流矢或與其夫同辱於縲紲或誘其身疑貳於誥命忠貞稍轉未必即嬰國法而大義所激昻嚴責之以偷生勤督之以操作究之城全城破皆不可知之死之生并置不問而夫妻芳名耿耿百世内助而有功

於國家孰有過於此者乎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凉人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凉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宏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

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舍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

石寶知之遽告夫人夫人曰平曾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幣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

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後累建奇功至隋追贈寳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為譙國夫人

金圖吉氏平章政事齊嘉努女護衛尼楚赫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内族薩哈連閨門肅如薩哈連為中京留守元兵圍之薩哈連疽發憊不能軍圖吉氏度城必破謂薩哈連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為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恩最厚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

當率精鋭奪門而出擕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為慮薩哈連出巡城圖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其言卧屍榻上以衾覆之薩哈連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薩哈連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六少頃城破薩

哈連率死士欲奪門而出不果投壕水死

謹按忠烈所至可以轉禍為福亦可以激弱為剛惟精誠之既至斯智勇之兼生冼氏馳驅戎馬歷年多建功績圖吉氏勸夫以義令其速於所往持危定傾可謂佐忠矣

贊廉

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謹按家事當統於尊故貲財牲養器用皆不可私即以物借人以物遺人必禀命而後行每見官吏之受財納賄皆起於私妻子之一念妻子之失孝失敬皆起於豐殖一已之心故閨閫儉約之家必無越禮犯分之舉丈夫之廉非婦人有以賛襄之不可

叔姬者晉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攘羊遺之肉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而之三家之邑

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肸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攘羊之事作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於此不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焉而免

東漢樂羊子嘗於路得遺金以歸妻曰妾聞之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金汚行乎

羊子捐於野而還

宋徐氏者龍游人廉靖先生劉愚妻也未笄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為富人妻不願也時愚通經學隱居教授請聘之乃許既歸愚結廬城南以居頹垣敗壁蓬蒿蕭然時著書以自適徐機杼佐之裕如也一日愚懐白金數銖以歸徐怒曰妾以君為賢願奉君今安所得金乎愚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後愚為安鄉令卒士友私諡曰康靖

君妻之助也

謹按周官有𢈔善𢈔能𢈔敬𢈔正𢈔法𢈔辨之法至精且嚴固男子之賢婦人亦與有助焉然史多不著持家勤儉婦人恒事耳若羊舌子之妻則匪特能𢈔遂已者涉世之道備患之方教子之義至平公命叔向因子靈之妻且凜然懼尤物之足以移人而羊舌氏竟以豺狼之聲滅其識力有大過人者樂羊劉愚則安貧賤而裕如却富貴其若浼故其妻並垂不朽

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也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

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禄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至終身隱遯

南宋宗炳妻羅氏南陽人也炳與鴈門周續之同志幽居高祖辟召以禮皆不起元嘉初又徵通直郎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應妻性高蹈與炳協趣

謹按庶之為道大之則有天下而不與小之則去富貴其若涣王霸獨立清節操心久定而偶見子之未

嫺禮度輒生羞赧不有其妻之勸告何以全成其高乎宗炳之妻能與偕隱辟召屢次而不出即以東宫庶子官之而終不應又豈以紛華靡麗動其心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二氏有焉

重賢

詩鄭風女曰雞鳴之三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謹按此賢夫婦相警戒之言不惟治其門内之職又

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天下有五倫朋友居其終臣固當同寅協恭以報其主子固當親師取友以孝其父妻則專乎門內若以不言閫外為當然者不知成就夫德乃稱賢哲此事夫之道必以重賢為要歟

宋衛國大長公主㓜不好弄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遵勗賔客皆一時賢士燕集主必親視饔饎

遼太祖淳欽皇后舒嚕氏諱平小字伊埒多其先回鶻

人也行兵御衆嘗與謀議名震諸邦幽州劉守光遣韓
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
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名延徽與語大悦以為謀主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宰相遜之女蚤慧
遜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
即位選為貴妃尋册為皇后生聖宗景宗崩尊為皇太
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强邊防未靖奈何
耶律色珍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

色珍德讓參決大政委裕悅休格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又加上尊號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太后

謹按賢之所際不同重賢之道亦與之為不同貴戚所交皆一時賢士其根器之淑慎可知矣韓延徽奉命求援而挺身不拜乃怒而驅之下役不太甚乎舒嚕后獨能識其賢而勸太祖以禮用其智畧有足多者至睿智皇后以大政共之色珍德讓以邊事委之

裕悅休格巍巍乎定天下之規模也重賢之所保全不亦大哉

漢班倢伃平陵人越騎校尉況女也成帝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唐文德長孫后公主出降太宗勅有司資送倍永嘉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封皇子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裁

令半楚淮陽今奈何送公主齎資顧倍於長公主乎帝
默然入以謂后后太息曰妾數聞陛下稱魏徵正直竊
不知其由今觀其引禮義抑人主之私真社稷臣也妾
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顔色不敢
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
從也因請遣中使齎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
之故以相賞公且當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
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

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宋真宗劉皇后仁宗時有漕使劉綽自京西還以羡餘獻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數人者曷嘗因羡餘進也

仁宗曹皇后神宗稱為太皇太后時蘇軾以詩謗訕下御史獄太皇太后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時以制科得軾兄弟喜甚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

獄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捃摭至於詩過微矣吾疾
已篤不可以寃濫傷中和帝大感流涕軾由此獲免
英宗高皇后太尉瓊曾孫女也神宗尊為皇太后召司
馬光呂公著於洛屬以政又起文彦博於洛為太師三
人至皆遣使迎勞訪政焉諸大臣忠邪貞佞辨如蒼素
委任耆舊終始不疑放逐奸邪屛斥弊政頃刻立斷也
又顧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勸
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勸仁宗盡子道卿必法之

謹按天下之治在用賢一身之修亦在用賢有賢而不用則必有不肖者起而揺惑於其間即古禮皇后不出深宫亦未嘗不知天下之賢長孫氏創起艱難久聞魏徴房玄齡之可信固道之至正者劉之引王曾等以却獻曹之申救蘇軾高之台司馬光等語范純仁等皆深知賢人之可用而用之至於班倢好一嬪屬耳且惓惓進規曰名臣在側况卿大夫士庶之家可不重賢為兢兢哉

齊命婦者晏平仲御士之妻也晏子出士爲御妻闚觀見之歸請去夫問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從門閒窺之其志恂恂然自下也思念深矣今子以八尺之軀身爲之御然且擁葢策馬意洋洋其自足也其何後之有妾請行其夫慙謝深自責如不容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以爲能服義也升諸公以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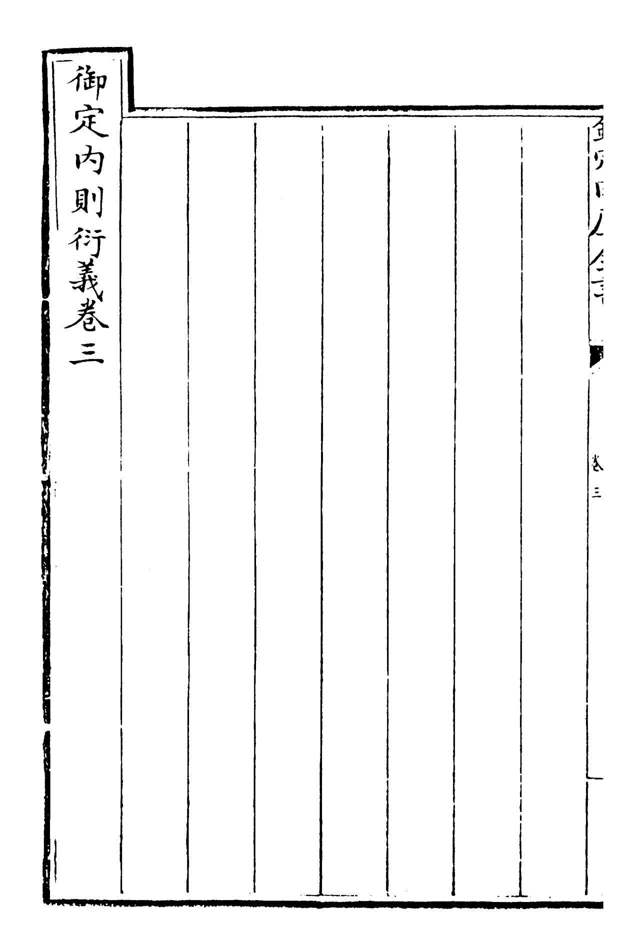
晉大夫伯宗妻晉女也伯宗退朝而色喜問之曰諸大

夫皆以我為知於陽子也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陽子華而不實既禍及之矣子又何喜焉已伯宗飲諸大夫酒而語無能難者畢飲妻泣曰信矣諸大夫之莫子若也然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必戒之且國家多難危可立待盍自結於賢大夫托州犂焉伯宗乃厚畢羊而結之已而有郤氏之禍畢羊以州犂免

元大名王德政妻郭氏少孤事母張孝豪家納聘張不許而德政年四十餘貌古陋以學行教授里中張貧不

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贅壻使教之宗黨交諫郭氏順母志許焉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教二弟有成立德政卒郭方二十餘矢無再醮以終

謹按此官與民之妻能知重賢者一則激其夫賤而能貴其得力在謙一則全其子禍而能免其得力在誠一則教其弟貧而能學其得力在順深思遠慮能佐夫而不居其功必如是斯可完事夫之道耳



御定內則衍義卷三